昆明学院学报　2016, 38(5):97~101　ISSN 1674-5639　CN 53-1211/G4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文学·美学】

论沐氏家族与明初谪滇诗人关系

李　超
(曲靖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摘要:明初,镇守云南的沐氏家族和谪滇诗人之间保持着一定的交往。沐氏家族礼贤下士,喜好风雅,谪滇诗人则创作了很多歌颂沐氏家族功业的诗文,同时谪滇诗人的题画诗说明他们还可能参与了沐氏家族的品画活动。谪滇诗人很多题咏佛寺的诗歌,更是沐氏家族重视佛教的结果。

关键词:沐英;沐昂;谪滇诗人;沧海遗珠;素轩集
中图分类号:K2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6)05-0097-05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6.05.019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u Family and the Exile Poets to Yunnan Province

LI Chao
(College of Humanities, Qujing Normal University, Qujing, Yunnan, China　655011)

Abstract: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e Mu family maintaine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exiled poets to Yunnan. The Mu family respected the talented and was fond of literature. The exiled poets created many poems to eulogize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Mu family. Meanwhile, the pomes inscribed in the paintings show that the exiled poets were invited to the painting appreciation with the Mu families and the poems for the Buddhism temples are the productions of the Mu family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Buddhism.

Key words: Muying; Mu'ang; exiled poet; CangHaiYiZhu; the corpus of SuXuan

明代沐氏家族世代镇守云南,尤其沐英及其子沐春、沐晟、沐昂等,为明初云南的文教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时的云南,还活跃着一批谪滇诗人。按四库馆臣说法,沐昂《沧海遗珠》一书所收皆谪滇诗人诗作。就目前来看,该书所录确考有谪滇经历的有楼琏、王景、张洪、平显、逯昶、曾烜、周昉、韩宜可、胡粹中、杨宗彝、刘叔让、杨子善、范宗晖、施敬等人。据其他史志,与沐氏家族有往的谪滇诗人还有史谨、袁宗等。可见,沐氏家族与谪滇诗人的交往是密切的,本文就他们的交往关系作一梳理。

一、沐氏家族与谪滇诗人的诗歌交往

首先了解一下沐氏家族。沐英是朱元璋养子,与蓝玉,平定云南后镇守云南,封黔国公,追封黔宁王,谥昭靖。《明史》有传,生平事迹详见《大明西平侯追封黔宁王谥昭靖沐公圹志》。其子沐春、沐晟、沐昂、沐昕皆于《明史·沐英》之后有传。沐春,字景春,镇滇七年,卒,年三十六,谥惠襄。沐晟,字景茂,继沐春之后镇滇,论功封黔国公,赠定远王,谥忠敬。沐昂,字景高,佐沐晟治滇,赠定边伯,谥武襄。沐昕,封驸马都尉,尚常宁公主。沐英及其子孙喜好风雅。陈田《明诗纪事》录沐英《赠掌记刘彦昺之东阿》一首,并认为该诗:"亦彬彬乎雅音也。"[1]835 沐晟有《寄住持佛灯》[2]149 一首。而沐昂,出土的《沐昂墓志》称其"退则博观经史,而于七书韬略尤所究心。客至则相与觞咏琴奕,无异儒者,有雅哥投壶轻裘缓带之风"[3];他存世文集有《素轩集》,内有大量的诗歌。

平显,字仲微,钱塘人,以荐授广西藤县知县,谪戍云南,是谪滇诗人中较重要的一个,柯逻为平显

收稿日期:2016-06-22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明初谪滇诗人群研究"(QN201252)。
作者简介:李超(1979—),男,江西吉安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

《松雨轩集》所作序称:“定远忠敬王时为西平侯,总兵滇南,礼贤不苟,惟遇先生为特隆,复请诸朝廷,于西塾王之西塾图画山,积先生安之于此。”[4]333这反映了平显深得沐英的赏识。平显与沐英的几个儿子都有密切交往,在《松雨轩集》中,有写给沐晟的《太傅大人回滇》《奉谢国公大人赐两童》《八月十七日送国公大人回云南》等诗十余首;有写给沐昂的《奉次素轩大人钧韵》《奉寿素轩大人》《奉送素轩大人回滇》《素轩大人过小斋》《素轩大人赐鱼》《奉次素轩大人韵》等诗五十首;有写给沐昕的《寄呈驸马大人时董工武当山》《奉谢驸马大人松雨二字》《五月三日奉驸马大人》《呈谢驸马大人》等数诗。给沐晟、沐昂的诗绝大多数作于平显离开云南之后,又恰逢沐晟、沐昂回京之际。从平显诗作来看,沐氏兄弟非常关心这位昔日的沐府西席,特意为其从滇南带回两位童子。他们在南京的日子里,经常有诗歌唱和。沐昂《素轩集》中也有十余首诗是写给平显的,如卷一《谢松雨先生惠食芝》、卷六《和平先生寄来诗韵》,这些诗流露出了沐昂对昔日老友的思念之情。而平显与驸马都尉沐昕的交往当作于沐昕总调武当山之际,有诗《寄呈驸马大人时董工武当山》诗为证。在这期间,沐昕还为平显题“松雨”二字,平显的《寄题武当八景》也应该是和沐昕有关。平显在沐氏家族有如此高的地位,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他是沐府家族的西席,二是他的儿子平宣“复登黔国西席”[4]333。平宣,《成化杭州府志》载:“宣,显子,亦工诗。仕至蒙化府通判。致仕归。”[4]391另,沐昂有诗《寄平宣》,诗云:“万里遥相忆,能无寄八行。”[5]158

逯昶,字光古,怀庆人,洪武初戍滇,其在沐昂《素轩集》中出现频率最高。《素轩集》中,赠逯先生的诗如《覃怀光古逯先生素以诗鸣于世,方今作者咸推为先登,予每读其诗,未尝不深玩之,因思中山刘禹锡有诗豪之名,今观光古之诗,盖有得于刘者,予遂亦以诗许之,兼赋诗如左云》《和逯先生苦雨诗》《题逯先生诗集序》,达二十余首。数量如此之多,而且很多都是和诗,可见两人的交情。不仅如此,沐昂《素轩集》还有十九首写给车轩的诗歌,如《和车轩病中诗韵》《和车轩闲中杂咏》《怀车轩》《和车轩闲望韵》。从卷六《和车轩先生岁暮即事》中的“欣知逯子言无諂,耿耿情怀不厌贫”,可知车轩就是逯昶。另,陈田《明诗纪事》甲签卷二十称逯昶:“有《清华》《车轩》《方外》等集。”[1]829沐昂还作《题逯先生诗集序》,对逯昶的诗歌作出了高度评价。

其他,如袁宗,字宗彦,以字行,松江人。洪武中,袁宗官王府长史,谪戍滇南,有《菊庄集》三卷。沐昂有《题袁菊庄卷》《雨中柬菊庄》《寿菊庄袁先生》等诗。如周昉,字原亮,新城人,周昉有诗《寄素轩公》。如曾烜,字日章,翰林学士,洪武年,昆明安置,《景泰云南图经志》收曾烜《陪西平侯游太华即事二十韵》。沐昂《怀曾先生》诗云:“常时绛帐侍谈经,别后滇南万里程”[5]224;《得曾先生诗遂用韵以和之其二》云:“绛帐辉辉听讲书,文章应得亚相如。”[5]206说明沐氏子弟曾听曾烜讲说并崇敬其文章。另外,诚如袁嘉谷《滇绎·沧海遗珠考》云:“宗晖之诗题曰《谢赐衣》,方行之诗曰《谢山中惠碳》,杨宗彝诗之题曰《谢惠华阳巾》,平显之诗题曰《谢惠朱寅仲画》《谢寄符》诸类,皆不言所谢之人。细玩诗意,即谢沐氏。”[6]很显然,沐氏除欣赏谪滇诗人的学问和诗歌外,还多关心他们的生活。

二、谪滇诗人对沐氏家族功业的铭颂

如果说诗歌来往只是彼此之间的兴趣爱好,那么谪滇诗人一些记载沐氏家族文治武功的诗文,则反映了他们跟随沐氏参与云南的政治活动,并应沐氏之命撰文或自发作诗歌颂。对于沐氏来说,这是一种统治的需要,对于谪滇诗人来说,其不乏感恩。

平显关于沐氏兄弟的诗歌除了对滇南生活的回忆,就是对沐氏家族功业的称赞。而逯昶存诗不多,其收录在《沧海遗珠》中的《喜总戎班师》云:“大将征夷去,夷归堂府中。干戈如不息,勋绩有何公。兵洗古交雨,马嘶南诏风。若论功第一,比者孰能同。”[7]471可知,所写对象应该是沐晟。王景是谪滇诗人留存记文最多的,他字景常,初名景,字景章,松阳人。王景应沐氏家族要求,作了很多与沐氏家族有关的大事记文。《天启滇志》卷十八收录其《平云南颂》一文,卷十九收录其《云津桥记》,卷二十一收录其《龙泉山道院记》《重修涌金寺记》《嵋峨如是庵记》,卷二十四收录其《云南图经志书序》,其中很多是奉沐氏之命而作。王景《贺西平侯大人平越州》云:“元戎承制扫蛮方,踏遍先王旧战场。又见孔明

擒孟获,何殊充国破西羌。捷书入奏风云动,凯骑扬尘日月黄。圣主万年垂大统,海山无地不梯航。”[7]466诗中的西平侯应当是沐春,此事发生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明史载:“已,出不意捣其巢,遂擒阿资,并诛其党二百四十人,越州遂平。”诗歌将沐春平越州的功绩比作三国诸葛孔明。

谪滇诗人范宗晖,生平不详,《素轩集》卷十一《题讷庵诗序》称:“四明范宗晖氏出所作《讷庵集》示予,且求序。”[5]224范宗晖《鸣凤歌》诗云:“黔宁公子国之祯,远镇南服为干城。奇材异汇重题品,山川草木俱增荣。近从滇池得紫榆,锦纹玉质含霞颏。斫成琵琶极华丽,宝之不异金与琼……开元玉环未足数,大和忽雷空有名。何如公子制鸣凤,坐令六诏闻韶韺。请从席上赋长句,愿备乐府歌升平。”[7]482诗歌将黔宁公子得到一块紫榆木并斫成琵琶,弹奏出美妙的音乐,比拟为天之韶英,从而肯定沐氏文教对滇南产生的重要影响,言辞中难免谀颂的成分。范宗晖还有《题春山胜览图》一首,其与沐昂《素轩集》卷一中的《春山胜览》比较,很显然,范宗晖此作也是为黔宁公子作,意在歌颂沐氏家族统治下的边疆人民安居和乐,政化厥美。范宗晖《送素轩公迎总戎自交址回》也是歌颂沐氏兄弟功名事业的。还有韩宜可(字伯时,山阴人),其《除夜呈总兵官》:“将军报国赤心肠,万里南驱定大荒。不许血腥污剑戟,从教田野乐耕桑。角梅调转迎春信,爆竹声残散曙光。遥望天东云五彩,蕃厘端为祝吾皇。”[8]这首诗也是对沐氏家族安定边疆、教民耕桑事业进行了赞扬。

沐英死后,谪滇诗人还用诗文来凭吊他。如平显《五月初七日黔宁王坟上作》歌颂了沐英的功绩,诗云:“功德先王名在世,阴森乔木暗交柯。丰碑实纪明良遇,万古千秋永不磨。”[4]358。谪居云南的昆山诗人史谨的《谒黔宁王庙》歌颂沐英的功业如同马援和韩琦,诗云:“奕叶承恩重,平生出计奇。功勋齐马援,德量并韩琦。”[9]。如张洪(字宗海,常熟人,洪武中,坐累,谪戍云南)的《拜谒黔宁王庙》云:“曾聆玉帐肃徽音,俯仰清祠感慨深。客袂尚余他日泪,羁怀不改旧时心。耳闻种德都成玉,眼看栽松尽作林。每岁骑箕滇海上,手分云液散甘霖。”[7]481表达了对沐英的缅怀之情。陈田《明诗纪事》据李文秀《黔宁王集》称:“王镇滇十一年,功德在人。歌咏不辍。其薨也,远游词客,谪宦墨卿,多以诗挽之……‘诸葛渡泸当五月,昆明归汉又千年。惆怅侯门曳裾客,此时瞻望思茫然。则松阳王景彰句也。’”[1]82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十载《钟鼎逸事》一卷,称:“明李文秀撰。文秀,昆明人,黔宁王沐英之阉竖也。”作为沐英的阉竖,李文秀所记应当可信。大抵谪滇诗人对沐氏家族的感激,就如明人王纯《送范宗晖归四明省亲》诗提到的:“到家拜舞怡亲日,应说侯门待士深。”[10]这里的侯门指沐氏不言而喻。

三、沐氏家族与谪滇诗人题画诗

题画诗在宋元时期已经非常盛行,明初谪滇诗人也有不少题画诗。如史谨本身就是一个画家,其诗集《独醉亭集》中有不少题画诗,平显《松雨轩诗集》题画诗也不少,而收在《沧海遗珠》中的谪滇诗人题画诗数量非常多,这是值得玩味的选诗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谪滇诗人题咏的画作,有一些是相同的。如曾烜《西旅献獒图为居止善赋》称:“披图细翫非花草,铁画银钩书法好。居公慎勿示常人,留作传家子孙宝。”[7]461平显《西旅献獒图》称:“胡为万里来南滇,使我见之心惘然。法书名画落边鄙,故家乔木荒苍烟。”[4]341平显在云南一直待到永乐四年(1406 年),而曾烜出使交趾在永乐元年(1403 年),平显有《喜曾翰林奉使交趾回二首》,很显然,他们在云南有交往,这两首诗极有可能是他俩在滇南的共同赏画活动。还有韩宜可的《题江南秋晚图》:“钱塘江头潮正来,我时放棹胸次开。西风萧萧木叶脱,夕阳渐低沙鸟哀。划然一啸海天碧,吴越两山云尽白。图中风景偶相同,嗟我胡为久行役。”[7]463王景的《题江南秋晚图》:“十年不踏钱塘路,江上晴烟渺轻素。并刀谁剪秋半帘,夕阳正在西陵树。对之便欲发浩歌,西风萧萧水增波。胥涛已入乱山去,木落台空幽思多。”[7]465韩宜可和王景同由山西任上贬谪云南,两首题画诗中的“钱塘”一词,均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另外,平显的《次张止庵韵题画》这个诗题,也反映了平显和张洪在一起的题画吟诗活动。

尤其重要的是,谪滇诗人很可能参与了沐氏家族的品画活动。有研究表明,沐氏家族酷爱收集字画,现存沐氏收藏的画作多有“黔宁王子子孙孙永

保之”字样，如《夏珪溪山清远图》《米芾多景楼诗册》后都有平显的题跋。[11] 平显还有一首《次陈东之韵题夏珪溪山清远卷》，其《谢惠朱寅仲画》虽未明言所谢之人，但仍可看出其实就是沐氏家族。平显《题朱寅仲画呈谢国公大人》诗云：“分我苍崖一幅云，老病醒然致萧爽。”诗题诗意都表明沐氏家族曾赠其朱寅仲的画作。朱寅仲是活跃在沐氏家族和谪滇诗人中的一个重要画家，号适意道人，吴中人，专学董源，得山水真趣。平显还有《为纪侯题朱寅仲溪山小景》《寄朱寅仲》《题朱寅仲画》诸诗。沐昂有《寄朱寅仲》《送朱寅仲回临安》《题朱寅仲所画小景》《题朱寅仲斗方》《题朱寅仲山水清居图》等近十首诗。沐昂《赠朱寅仲画记》对朱寅仲的书画大加赞赏，称：“迨余来领云南藩阃之政，始得与之从容谈论，凡古人书画之法，悉能窥其阃，及观所作，层峦复涧，乔林巨石，而风雨晦暝，烟云掩暧，四时朝暮，曲尽其妙。由其天趣深远，笔力精到，虽万里之外，得于咫尺之间。”[5]226 沐昂《题日东僧大用所藏朱寅仲山水》亦表明谪滇诗人包括那些明初谪居滇南的日本僧人都宝藏朱寅仲的山水画。可以说，朱寅仲密切了沐氏家族与谪滇诗人的品画爱好。一些谪滇诗人或多或少参与了沐氏家族诗画品鉴的活动，前述范宗晖与沐昂的同题《春山胜览》就是显证。另外，谪滇诗人大量吟咏滇南风景的诗作也和这个群体对画艺的精通密不可分。

谪滇诗人还有一些题画马的诗作，也与沐氏家族有关。如王景《题画马》：“天上房星烛地寒，故教骏骨落人间。如今纸上空形影，曾在秋风十二闲。”[7]466 平显的《灰青马行》：“名驹堕地忽长鸣，万马凡群俱辟易。苍精之胎真渥注，真宰遣畀黔宁家，滇波潦尽见孤影。”[4]342 诗人们题画马，皆是因为沐氏家族爱马。朱綝有《花马歌》和《花马行》两首，其中前者称：“我公平西复平南，子女玉帛俱不贪。独有爱马成马癖，朝刷暮秣常亲近。”[2]147

四、沐氏家族与谪滇诗人佛寺诗

沐氏家族非常重视云南佛教事业。“在明王朝及南明时期，沐氏家族成员曾因各种原因和动机，从事过诸多与佛教、道教及其他宗教信仰有关的活动。”[12]“从沐英开始，镇守云南总兵官沐氏历代子孙及当地官府对云南佛教也扶持有加，昆明众多寺庙都接受过沐氏或官府的捐资修建。”[13] 时人郭文在《重建玉案山筇竹禅寺记》中称：“洪武辛酉，黔宁昭靖王率师南下，虽寺庙民庐一无所毁，故寺之香火得以愈隆弗替。永乐已亥，复罹郁攸之灾，始荡然为榛砾墟矣。总戎太傅黔国公偕弟都督公，克绍前烈，因俗为治，乃召住山僧弘开、道诠，暨乡耆王思孟、沈希文、梁仲景等谓曰：兹寺之废兴，佛法之显晦，民之惩劝系焉，尔等宁不思之耶，乃捐己赀为助。”[14] 沐氏家族喜爱参禅礼佛，并在现在昆明圆通寺、筇竹寺、太华寺等留下了足迹。沐昂《素轩集》中关于寺庙的诗歌很多，如卷三《正月廿一日游圆通寺》《筠竹寺赠玉峰老僧》《太华寺夜坐》，卷四《游圆通寺》，卷七《奉陪太傅兄游太华寺》《奉陪兄总戎游筇竹寺》等，足以说明沐氏家族与佛寺关系的密切。沐昂《坐五华山聚远楼》云：“从来方外游，稍近烟霞客”，更是道出了亲近山林方外的真实意图。

受沐氏家族的影响，谪滇诗人创作了大量关于佛寺的诗歌。如关于太华寺的诗歌。史谨有《九日游云南太华寺》，曾烜有《陪西平侯游太华即事二十韵》，胡粹中《游太华寺》云：“禅房花木闭幽深，胜日清游值万金。露气未干闻点滴，日光不到觉阴森。阶前老树知僧腊，石罅流泉和梵音。底用入堂参佛祖，看山临水足安心”[2]151，范宗晖《陪蒋侍御游太华》其二云：“暇日登兰若，悠然心迹清。山深群籁寂，水落片帆轻。野衲思依远，邦人愿识荆。劳生多扰扰，邂逅得忘情”[2]150。另外，五华寺在五华山上，元时所建，明代迭修，是谪滇官员闲暇常去的地方，关于五华寺的诗歌，韩宜可《五华山图》诗曰：“五华之山山上头，俯视东海如浮沤。岂无四万八千丈，亦有五城十二楼。翠渠影落中天晓，玉柱光含大地秋。何日相逢陪仗履，西风林外一长讴！”[7]464 胡粹中《次韵晚入五华寺》诗云：“向晚寻幽寺，明霞飞远林。四山新雨歇，一径绿苔深。松老齐僧腊，泉鸣和梵音。阶前两驯鹿，去住识禅心。”[7]476 还有筇竹寺，如史谨的《筇竹寺看山茶》。这些诗均描写了佛寺的清幽景色和心灵的宁静，说明诗人借助佛寺寻求一个幽静之所在。郑颙《五华书院记》称：“总戎都督继轩沐公先世之居适当其麓，公于训兵讲武之暇，卜其居第之西偏，构屋数椽，蓄古书经史百氏之集于中，题曰五华书屋，每宾客过从，或披卷相娱，或命琴相乐，汲泉煮茶，对花行酒，襟怀洒然，天和叙恰，不

知日之既曛而忘其归也。”[2]169 其中的总戎虽是沐璘,但这种场景当是其祖、父与谪滇诗人亲近山林佛寺的继续。

不少谪滇诗人还喜与高僧往来。在谪滇诗人笔下,甚至有不少日本僧人。“国初,日本僧入供者,多谪居滇南”[15]。如平显《寄演此宗》《灯雨斋诗寄五华山演此宗四首》。曾烜《赠日本僧演此宗》云:“达磨居嵩九载期,此宗寂寂有谁知。生从日本精三藏,老向云南礼六时。香满墨池临旧帖,花明春坞咏新诗。别来应有惊人句,好寄东风慰所思”[7]462,平显《寄柏岩》有“沧海骊珠来日本”,杨宗彝《谢斗南禅师惠竹杖》有:“扶桑禅子下蓬莱,携得仙人竹杖来”[7]478。从诗句来看,他们交往日僧也多是切磋诗艺和禅趣。另外,从沐昂《题朱寅仲山水为柏岩和尚》等诗来看,这些日本僧人和沐氏家族也多有交往,甚至得到沐氏家族的庇护。尤其日僧斗南,曾住持昆明圆通寺,“永乐改元,总兵官太傅黔国沐公偕弟都督公在镇□□□□,命住持斗南,创建大佛殿、药师殿、天王殿、山门、斋堂、讲堂、东西两廊,增□旧观,焕然一新”[16]。所以说,沐氏家族、日僧促进了谪滇诗人佛寺诗的创作。

五、结论

种种迹象表明,沐氏家族与明初谪滇诗人的交往是不争的事实。从以上的考察发现,很多谪滇诗人和沐氏家族保持着一定的交往,这其中的原因是很明显的:其一,沐氏家族是云南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这些诗人被贬谪到云南,直接受到沐氏家族的管束;其二,由于沐氏家族的地位,一些贬谪诗人也希冀在边远的地方得到沐氏家族的关照;其三,沐氏家族礼贤下士,而且喜好风雅,与谪滇诗人有共同的爱好。所以,沐氏与谪滇诗人的相互来往是自然而然的。

沐氏与谪滇诗人的交往对于云南文化、文学的兴起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谪滇诗人参与沐氏家族的文教事业中去,撰写了相关大事记,这些记文铭记沐氏功绩,有益边疆的稳定和文化的发展。如王景《云南图经志书》《云津桥碑记》,平显《汤池记》等。另一方面,他们带动了一批当地诗人的创作。如平显《寄云南朱友敬》《寄南宁孙应凤》所提到的云南当地诗人,还有沐昂《素轩集》中频繁出现的郭文、居广、陈谦,他们三人与平显的儿子平宣,永乐年间(1403 – 1424 年)在云南诗坛并称“平居陈郭”,影响不小。等到杨慎的到来,云南本土诗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云南文学高潮便真正到来了。

[参考文献]

[1]陈田. 明诗纪事[M]//明代传记丛刊:第 12 册. 台北:台湾明文书局,1991.

[2]陈文.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M]//续修四库全书:第 681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华国荣. 南京将军山明代沐昂夫妇合葬墓及 M6 发掘简报[J]. 东南文化,2013(2):48 – 65.

[4]平显. 松雨轩集[M]//丛书集成续编:第 111 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5]沐昂. 素轩集[M]//续修四库全书:第 1329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袁嘉谷. 滇绎[M]//李春龙,刘景毛. 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711.

[7]沐昂. 沧海遗珠[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72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8]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第 6 卷[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311.

[9]史谨. 独醉亭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33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0]王绂. 王舍人诗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37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41.

[11]单国霖. 米芾《多景楼诗册》考辨[J]. 上海博物馆集刊,2005:21 – 41.

[12]李建军. 明代云南沐氏家族研究[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406.

[13]古永继. 元明清时期滇黔地区宗教的发展及其特点[J].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03(2):57 – 66.

[14]关翼辅. 昆明筇竹寺的明代碑刻[EB/OL]. [2014 – 10 – 21]. http://blog. sina. com. cn/u/1970890034.

[15]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815.

[16]平宣. 重修圆通寺碑[M]//五华区文物志. 潞西:德宏民族出版社,1998:178 – 179.